



志
壹
經
解

口E12
1411
161





詩傳遺說卷第五

入雅

呂伯恭讀詩記引鄭氏詩譜曰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為正經孔穎達曰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未知此傳在何書也案楚辭屈原離騷謂之經自宋玉九辯以下皆謂之傳以此例攷之則六月以下小雅之傳也民勞以下大雅之傳也孔氏謂凡非正經者謂之傳異矣又謂未知此傳在何書則非也

楚辭 辨證

問先生詩集傳分詩之經詩之傳何也曰此得之於呂伯恭風雅之正則為經風雅之變則為傳如屈平之作離騷即經也如後人作反騷與夫所謂九辯

之類則為傳耳周謨錄

問二雅所以分曰小雅是所繫者小大雅是所繫者

大呦呦鹿鳴其義小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其義大問

變雅曰亦只是變用他腔調爾余大雅錄

問大雅小雅或謂言政事及道故謂之大雅止言政

事故謂之小雅竊恐不可如此分別蒼曰如此分別

固非是然但謂不可分別則二雅之名又何以辯耶

蒼熊夢兆

伊川有詩解數篇說到小雅以後極好蓋是王公大

人好生地做都是識道理人言語故他裏面說得儘

有道理好子細看非如國風或出於婦人小夫之口

但可觀其大槩也董銖錄

小雅恐是燕禮用之大雅須饗禮方用小雅施之君

臣之間大雅則止人君可歌吳必大錄

大雅非聖賢不能為其間平易明白正大光明同上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王

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

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

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

十九年也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這道理緊要

在王者之迹熄一句上蓋王者之政存則禮樂征伐

自天子出故雅之詩作於上自王者之迹熄則禮樂
征伐不自天子出故雅之詩不復作於上而詩降而
為國風是以孔子作春秋以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
之大法也呂德昭錄

沈憫問詩亡然後春秋作先儒謂自東遷之後黍離
降為國風而雅亡矣恐是孔子刪詩之時降之曰亦
是他當時自如此要識此時便如周南召南當初在
鎬豐之時其詩為二南後來在洛邑之時其詩為黍
離只是自二南進而為二雅自二雅退而為王風二
南之於二雅便如登山到得黍離時節便是下坡了

陳文蔚錄

大雅氣象闊闊小雅所陳雖各止一事然說得亦自
精切至到嘗觀左傳以工歌宵雅之三為重近因除
夜課孫輩誦之見其詩果為懇至鹿鳴之詩則見其
賓主相好之誠所謂德音孔昭以燕樂嘉賓之心情
意懇切而不失義理之正四牡之詩注云無公義非
忠臣也無私恩非孝子也如云王事靡盬又云不遑
將母皆是人情少不得底皇皇者華首章言每懷靡
及其後便須咨詢謀度看此三詩雖不用小序意義
自明白吳必大錄

潘時舉問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儀禮皆以為上
下通用之樂不知如君勞使臣謂王事靡盬之類庶

人安得而用之曰鄉飲酒亦用而大學始教宵雅肄
三觀其始也正謂習此蓋入學之始須教他便知有
君臣之義始得又曰上下常用之樂小雅如鹿鳴以
下三篇及南有嘉魚魚麗南山有臺三篇風則是關
雎卷耳采蘋等篇皆是然不知當初何故獨取此數
篇也潘時舉錄

潘時舉說棠棣詩答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未必其
人實以兄弟為不如友生也猶言喪亂既平之後乃
謂兄弟反不如友生乎蓋疑而問之辭也同上
中庸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
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鼓瑟琴

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孥子孫也夫子誦此詩而
贊之曰人能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
樂之矣章句

聖人之言自是精粗輕重得宜呂伯恭棠棣詩章說
聖人之言大小高下皆宜而左右前後不相悖此句
說得極好董銖錄

問伐木大意皆自言待朋友之不可不加厚之意所
以感發之也曰然又問釃酒玄縮酌用茅是此意否
曰恐茅乃以酌酒古人芻狗乃酌酒之物則茅之縮
酒乃今以醉酒也想古人不肯用縮帛故以茅縮酒
也揚道夫別錄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先生曰若能盡其道於朋友雖鬼神亦必聽之相之而錫之以和平之福昭錄

古人縮酒用茅非謂祭時以縮酌求神也看禮記特牲篇縮酌用茅注謂沛之以茅縮去滓也詩伐木有

酒滑我注云滑蓄之也王有酒則沛蓄之與左傳縮酒同義謂以茅沛之而去其糟也如今人或以器或

以布帛去酒之滓然劉砥錄

問天保上三章天以福錫人君四章乃言其先君先

亦錫爾以福五章言民亦徧為爾德則福莫大於此

矣故卒章事言之曰然楊道夫別錄

潘時舉說天保詩云第一章第三章皆人臣頌祝其

君之言然辭繁而不殺者以其愛君之心無已也至

四章則以祭祀王公為言五章則以徧為爾德為言

蓋謂人君之德必上無媿於祖考下無媿於斯民然

後福祿愈遠而愈新也故末章終之以無不爾或承

先生頷之董銖云蓼蕭詩云令德壽豈亦是此意蓋

人君必有此德而可以稱是福也曰然潘時舉錄

何福不除義如除戎器之除吳必大錄

問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無不爾或承是繼承自

相接續之謂如何曰松柏非是葉不凋但舊葉凋時

新葉已生木犀亦然呂德昭錄

又說采薇詩云采薇首章略言征夫之出蓋以猥狁

不可不征故舍其室家而不遑寧處至二章則既出而不能不念其家三章則竭力致死而無還心蓋不復念其家矣至四章五章則惟勉於王事而欲成其戰伐之功也卒章則其事成之後極陳其勞苦憂傷之情而念之也其序恐如此曰雅者正也乃王公大人所作之詩皆有次序而文意不苟極可玩味風則或出於婦人小子之口故但可觀其大略耳同上

采薇采薇薇亦陽止薇亦剛止蓋薇之生也挺直周

錄別

問采薇小人所腓傳曰腓猶庇也又引程子曰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也必大案易咸傳曰

腓足肚行則先動足乃舉之非如腓之自動也易本義亦曰欲行則先自動由程子前說觀之則腓為隨足以動之物由後二說觀之則腓為先足而動明矣不當引之以解此詩之義不若猶庇之云得之生民詩牛羊腓字之傳亦以腓為庇若施於此語與上文君子所依意義亦相類也答曰此非大義所繫今詳兩說誠不合當刪去然版本已定只於補脫中說破可也又百卉具腓又有他訓不知此字竟是何義也

答吳公大

潘時舉問畏此簡書簡書有二說一說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則以簡書相戒命一說策命臨遣之詞曰

後說為長當以後說在前前說只據左氏簡書同惡
相恤之謂然此是天子成命不得謂之鄰國也又問
胡不旆旆東萊以為初出軍時旌旗未展惟卷而建
之引左氏建故曰此旗何不旆旆而飛揚乎蓋以命下之初
我方憂心悄悄而僕夫憔悴亦若人意之不舒也曰
此說精巧然胡不旆旆一句語勢似不如此胡不猶
言遐不作人言豈不旆旆乎但我自憂心悄悄而僕
夫又況瘁耳如此却自平 伯恭說詩太巧詩正怕
如此看古人意思自寬平何嘗如此纖細拘迫銖曰
先生詩傳舊取此詩與關雎論非天下之至靜不足
以配天下之至健處今皆削之豈亦以其太精巧耶

曰正為後來看得如此故削去銖曰關雎詩引康衡
說甚好曰呂氏引但不如此詳便見古人看文字亦

寬博如此

董銖錄

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

於逸樂這四句儘說得好

楊道夫錄

或說魚麗詩云留筍也者寡婦之器也寡婦得魚而
不為富強所奪則是太平之象而可告功於神明也
此因小序而失之固為無禮然專以筍為寡婦之器
似亦未然蓋聚石為梁必有筍以承其闕空乃可得
魚凡取魚者皆然非但寡婦也但筍易成而易用雖
寡婦亦能置之故以為寡婦之筍他人則取魚之器

尚多不專用笥耳非他人不得用笥而唯寡婦得用亦非謂寡婦只得用笥而不得更以他物取魚也谷風小弁之詩皆曰無逝我梁無發我笥豈寡婦之作也哉

文集偶讀漫記

潘時舉問南有嘉魚詩中汕汕字曰是以木葉捕魚今所謂魚花園是也

南山有枸枸是櫨枸子建陽謂之皆拱子味甘而解酒毒

大學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爲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

矣章句○所謂民之父母者何也君子有絜矩之道故

能以己之好惡知民之好惡又能以民之好惡爲己之好惡也夫好其所好而與之聚之惡其所惡而不以施焉則上之愛下猶父母之愛其子矣彼民之親其上豈不亦猶子之愛其父母哉或問

潘時舉說蓼蕭湛露二詩先生曰文義也只如此却更須要諷詠實見他至誠和樂之意乃好潘時舉錄克己如誓不與賊俱生克伐怨欲不行如薄伐玁狁至於太原但逐出境而已沈備錄

潘時舉說采芑詩先生曰宣王南征蠻荆想不甚費力不曾大段戰鬪故只極稱其軍容之盛而已潘時舉錄

四百八
潘時舉說車攻吉日二詩先生曰好田獵之事古人亦多刺之然宣王之田乃是因此見得其車馬之盛紀律之嚴所以為中興之勢者在此其所謂田異乎尋常之田矣同上
石鼓有說成王時又有說宣王時然其辭有似車攻甫田詩辭恐是宣王時未可知呂德明錄
孟子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集注
潘時舉說庭燎詩至庭燎有輝先生曰輝火氣也天欲明而見其煙光相雜此是吳材老之說此一字極有功也潘時舉錄

問斯干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橫渠說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指何而言曰不要相學不好處如兄能友其弟弟却不能恭其兄兄豈可學弟之不恭遂亦不友為兄者但當盡其友可也為弟能恭其兄兄乃不友其弟者為弟者豈可亦學兄之不友而遂忘其恭故為弟者但當知盡其恭而已又曰看詩本意猶字當作相圖謀說徐寓錄
豐其屋天際翔也似是說如翬斯飛樣言其屋之大蔽障闊晏淵錄
潘時舉說斯干詩至載弄之瓦處先生曰瓦紡磚也瓦紡時所用之物舊見人畫列女傳漆室乃手執一

物如今銀子樣者意其為紡磚也然未可必潘時舉錄
 大學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僂矣○節截然高
 大貌師尹周大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
 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已
 之偏則身弑國亡為天下之大戮矣章此所引節南
 山之詩何也曰言在尊位者人所觀仰不可不謹若
 人恣已徇私不與天下同其好惡則為天下僂如桀
 紂幽厲也或問

潘時舉說節南山詩至秉國之均先生曰均本當從
 金所謂如泥之在鈞者不知鈞是何物時舉曰恐只

是為瓦器者所謂車盤是也蓋運得愈急則其成器
 愈快恐此即是鈞也曰秉國之均只是此義今集傳

訓平者此物亦惟平乃能運也潘時舉錄

林夔孫問節南山答曰自古小人其初只是他自竊

國柄少間又有不奈何又引得別人來一齊不好了

如尹氏大師却只是他一箇不好少間到那瑣瑣姻

婭處是幾箇人不好了黃義剛錄

潛雖伏矣便覺有善有惡須用察相在爾室只教是

存養工夫余大雅錄

古人說話皆有源流如小旻詩中云國雖靡止或聖
 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却合洪範五事

此人往往曾傳箕子之學而曾讀洪範也

精舍明友雜記

論語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恐

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

集注

潘時舉問小弁詩古今說者皆以為此詩之意與舜怨慕之意同竊以為只我罪伊何一句與舜於我何哉之意同至後而君子秉心維其忍之與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分明是怨其親却與舜怨慕之意似不同曰作小弁者自是未到得舜地位蓋亦常人之情耳只我罪伊何上面說何辜于天亦一似自以為無罪相似未可與舜同日而語也問小弁末章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集傳作賦體疑

莫是以上兩句與下兩句耶曰此只是賦蓋以為莫高如山莫浚如泉而君子亦不可易其言亦恐有人聞之也又曰看小雅雖未畢且併看大雅小雅後數篇大槩相似只消兼看因言詩人所見極大如巧言詩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此一章本意只是惡巧言讒譖之人却以奕奕寢廟與秩秩大猷起興蓋以其大者興其小者便見其所見極大形於言者無非理義之極致也時舉云此亦是先王之澤未泯禮義根於其心故其形於言者自無非義理先生頷

潘時舉錄

東有啓明西有長庚庚續也啓明金星長庚水星金
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沒則西

見襲蓋

卿錄

北斗七星在紫宮南其杓所建周於十二辰之舍以
定十有二月斟酌元氣運平四時者也詩曰維北有

斗不可以挹酒漿

楚辭集注

楚茨一詩精深宏博如何做得變雅

李開祖錄

問楚茨詩言先祖是皇神保是饗詩傳謂神保是鬼
神之嘉號引楚辭語思靈保兮賢媿但詩中既說先
祖是皇又說神保是饗似語意重複如何曰近見洪
慶善說靈保是巫今詩中不說巫當便是尸却是向

來解錯了此兩字

陳文蔚錄

問楚茨以下四篇先生謂即豳雅反復讀之其辭氣
與七月載芟良耜等篇大抵相類無可疑然又以為
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則恐
未然蓋周自后稷以農事肇祀其祥未嘗不倦倦於
此今以為豳風豳頌者皆是也而孟子亦曰禮曰諸
侯耕助以供粢盛粢盛不潔不敢以祭古之人未有
不先於民而後致力於神者恐不必專指公卿言之
答曰此諸篇在小雅而非天子之詩故止得以公卿
言之蓋皆畿內諸侯矣答吳必大
又問瞻彼洛矣傳以為諸侯美天子之詩今攷其間

有以作六師之言則其為天子之事審矣然二章三章祈頌之語則不過保其家室家邦而已氣象頗陞反若天子所以告諸侯者何也答曰家室家邦亦趨韻耳天子以天下為家雖言家室何害又凡言萬年者多是臣祝君之辭上同

葉賀孫問瞻彼洛矣洛水或云兩處曰只是這一洛有統言之有說小地名東西京千里東京六百里西

京四百里此洛只就洛邑言之非指關洛○葉賀孫錄

又問韎韐有奭韎韐毛鄭以為祭服王氏以為戎服曰小是戎服左傳云有韎韐之跗注是也又曰詩多有酬酢應答之篇瞻彼洛矣是臣歸美其君君子指

君也當時朝會於洛水之上而臣祝其君如此裳裳

者華又是君報其臣桑扈鴛鴦皆然上同

李子方問列女傳引詩辰彼碩女作展彼碩女曰然

且云向來煞尋得李閔祖錄

楊至問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禮記引夫子之言曰詩

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云云其意安在曰古人止恁

地學將去有時到了也不定今日便算時日討功效

又問詩之正意高山景行字當重看夫子之言則仰

字行字當重看曰不是高山景行又仰箇甚麼又行

箇甚麼高山景行便是那仁楊至錄縉蠻黃鳥止于丘隅物亦各尋箇善處止可以人而

不如鳥乎

廖德明錄

大學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緡詩作綿緡蠻鳥聲丘隅岑蔚之處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章句引綿蠻之詩而系以孔子之言孔子何以有是言也曰此夫子說詩之辭也蓋曰鳥於其所止之時猶知其當止之處豈可人為萬物之靈而反不如鳥之能知所止之乎其所以發明人當知止之義亦深切矣或問

大學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章句○言周

之有邦自后稷以來至於文王聖德日新而民亦不變故天命之以有天下是其邦雖舊而命則新也蓋民之視效在君而天之視聽在民君德既新則民德必新民德既新則天命之新亦不旋日矣或問其命維新是新民之極和天命也余大雅錄孟子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集注問橫渠言詩書言帝天之命主於民心曰皆此理也民心之所向即天心之所存也萬人傑錄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古注亦如此左氏傳天

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意上同

大學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章句曰子之說詩既以敬止之止為語助之辭而於此書又以為所止之義何也曰古人引詩斷章或姑借其辭以明己意未必皆取本文之義也或問

於緝熙敬止緝熙是三夫敬止是功效一殺處徐寓錄

孟子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商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裸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於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裸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集注

大學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
 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師衆也配對也配
 上帝言其爲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詩作
 駿大也不易言難保也章句○曰得衆得國失衆失國
 何也曰言能絜矩則民父母之而得衆得國矣不能
 絜矩則爲天下僂而失衆失國矣或問
 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紂未作不好時便與天相配
 是甚細事葉賀孫錄
 馬節之問無過爾躬一章荅曰無自過絕於爾躬如
 家自毀國自伐襲蓋卿錄
 中庸無聲無臭本是說天道彼其所引詩詩中自說

須是儀刑文王然後萬邦作孚詩人初不在無聲無
 臭上也中庸引之以結中庸之義余大雅錄
 舊嘗見橫渠詩傳中說周至太王辟國已甚大其所
 有地皆是中國與夷狄夾界所空不耕之地今亦不
 復見此書矣意者周之興與元魏相似初自極北起
 來漸漸強大到得後來中原無主故遂被他取了輔廣錄
 孟子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
 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大王公劉九世孫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爲
 大王也亶父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率
 循也滸水厓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

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已之心以及民也集注

茶恐是蓼屬故詩人與堇並稱堇乃烏頭非先苦而後甘也又云茶毒蓋茶有毒今人用以藥溪魚茶是其類則宜亦有毒而不得為苦苴矣如薺如飴乃詩人甚言周原之美舊室之悲如易之載鬼詩之童殺

非茶實能甘也答吳斗南

爰契我龜乃刀刻龜也古人符契亦是以刀刻木而合之今之蠻洞猶有此俗有警急調發便知日期去處遠近亦契之意也蔡念成述季蕃所聞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蹶動也生是興起之意當

一日之間虞芮質成而來歸者四十餘國其勢張盛一時見之如忽然跳起也又曰分鹿說如今人言軍

勢益張黃義剛錄

問蹶厥生是如何曰是作他跳起來當時虞芮質成時一日之間來歸者四十餘國其忽然湧盛如此故

文王作地跳起此亦是詩人說他又問東萊說是文王自動其中意其何以生得虞芮之感如此遂歸功

於四臣先生曰雖說得巧只是經意不如此熹不曾如此巧說若要把做文王自說須說曰予有疏附先

後之臣方得跳起之說雖小著文王亦不奈何是詩人恁地說着了呂德明錄

詩傳遺言卷五

文王蹶厥生一節看那縣一詩自古公亶父積累至
 文王肆不殄厥愠亦不殞厥問時其勢已盛至虞芮
 質成來歸者四十餘國其勢又盛故詩人言文王興
 起之勢如此所以興起者予曰文王有此四臣以輔
 助但止平說看來無甚滋味却不是穿鑿同上
 詩人只見他恁地重三疊兩說將謂是無倫理次序
 不知他一不亂下文蔚曰今日偶看棧樸一篇
 凡有五章前三章是說人歸附文王之德後二章乃
 言文王有作人之功及綱紀四方之德致得人歸附
 者在此一篇之意次第甚明白然遐不作人却是說
 他鼓舞作興底事功夫細密處又在後一章如曰勉

勉我王綱紀四方四方便都在他線索內牽着都動
 文蔚曰勉勉即是純亦不已否曰然如追琢其章金
 玉其相是那工夫到後文章真箇是盛美資質真箇
 是堅實陳文蔚錄

俾彼雲漢則為章于天矣周王壽考則何不作人乎
遐之為言何也此等語言自有箇血脉流通處但涵泳久之自
 然見得條暢浹洽不必多引外來道理言語却壅滯
 却詩人活底意思也周王既是壽考豈不作成人材
 此事已自分明更著箇俾彼雲漢為章于天喚起來
 便愈見活潑潑地此六義所謂興也興乃興起之義
 凡言興者皆當以此例觀之易以言下盡意而立象

以盡意蓋亦如此

答何鎬書

遐不作人古注并諸家皆作遠字甚無道理禮記注

訓胡字最好

周謨錄

問棧樸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傳曰追琢其章所以美其文金玉其相所以美其質然不知所美之人為誰

答曰追琢金玉以興我王之勉勉爾

答吳必大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須是有金玉之質方始琢磨得出若是泥土之質假饒你如何去裝飾只是箇不好

物事

葉賀孫錄

中庸詩云鳶飛戾天魚躍在淵言其上下察也○鳶鷓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

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

章句

○道之流行發見於天地

之間無所不在在上則鳶之飛而戾於天者此也在

下則魚之躍而出於淵者此也其在人則日用之間

人倫之際夫婦之所知所能而聖人之所不知不能

者亦此也此其流行發見於上下之間可謂著矣

或問

問鳶飛戾天上面更有天在魚躍于淵下面更有地

在如何曰此是謝顯道語熹亦自理會不得看他意

思只是道不可執着說道上面更有天在下面更有

地在不止於此也

邵浩別錄

或問鳶飛魚躍之說曰此蓋是分明見得道體發見

處察者著也非察察之察也詩中之意本不為此中

庸只是借此兩句形容道體周謨錄

觀文王雍雍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斁亦保便

可見敬只是如此余大雅錄

潘時舉說皇矣詩先生謂此詩稱文王德處是從無然畔援無然歆羨上說起後面却又說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見得文王先有這箇功夫此心無一毫之私故見於伐崇伐密皆是道理合着恁地初非聖人之私怒也對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羨乃是說文王生知之資得於天之所命自然無畔援歆羨之意後面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乃是文王做工夫處曰然潘時舉錄孟子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

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赫赫然怒貌爰於也

旅衆也遏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旅謂密

人侵阮徂共之衆也篤厚也祜福也對荅也以荅天

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勇也集注

周人詠文王伐崇伐密事皆以帝謂文王言之若曰

此蓋天意云耳文王既戡黎又伐崇伐密已做得事

勢如此只是尚不肯伐紂故曰至德吳必大錄

問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

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

是也竊疑文王大聖人於君臣之義尊卑之等豈不

洞見而容有革商之念哉曰此等處難說孔子謂可

與立未可與權到那時事勢自是要住不得後來人
 把文王說得忒恁地却做一箇道行看着不做聲不
 做氣如此形容文王都沒情理以詩書攷之全不是
 如此如詩自從大王王季說來如云至于大王實始
 翦商如下武之詩文王有聲之詩都說文王出做事
 且如伐崇一節是做甚麼這又不是一項小小侵掠
 乃是大征伐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
 衝以伐崇墉此見大段動眾岐山之下與崇相去自
 是多少里因甚如此這般處要做文王無意出做事
 都不得又如說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
 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這看見都自據有其土地

這自是大段施張了或云紂命文王得專征伐紂不
 得已命之文王不得已受之橫渠云不以聲色為政
 不以革命有中國默順帝則而天下歸焉其為文王
 乎若如此說恰似內無絕臣之義外亦不屬於商這
 也未必如此只是事勢自是不可已只當商之季七
 顛八倒上下崩頽忽於岐山下突出許多人也是誰
 當得文王之事惟孟子識之故七篇之中所以告列
 國之君莫非勉之以王道葉賀孫錄
 孟子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
 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

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
 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此引詩
 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經量度也靈臺文
 王臺名也營謀為也政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
 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
 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麋牝鹿也伏安其所不驚
 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物滿也孟
 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
 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
 王亦得以享其樂也集注
 問於論鼓鐘於樂辟雍注云辟雍天子之學也不知

辟雍從來是天子之學還是文王始為之及周有天
 天下遂以為天子之學亦如臯門應門始立於大上
 而後遂以為天子之門邪荅曰見不得答潘時舉
 問下武三后在天解云在天言其既沒而其精神上
 合于天此是如何曰便是又有此理劉礪云恐只是
 此理上合於天耳曰既有此理便有此氣或曰想是
 聖人稟德清明純粹之氣故其死也其氣上合於天
 曰也是如此這事又微妙難說要人自看得世間道
 理有正當易見者又有變化無常不可窺測者如此
 方看得這箇道理活如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如此
 若說文王真箇在上帝之左右真箇有箇上帝如世

間所塑之像者固不可然聖人如此說便是有此理

沈憫錄

徐寓問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文王更在十三年將終事紂乎抑為武王牧野之舉乎曰看文王亦不是安坐不做事底人如詩中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云云武功皆是文王做來詩載武王武功却少但卒其伐功耳觀文王一時氣勢如此度必不終竟休了一似果實文王待他十分黃熟自落下來武王却似生擘破一般徐寓錄帝王之興受命之祥如河圖洛書元鳥生民之詩固有是理非以為先恨學者推之過詳流入識緯而後

人舉從而廢之亦過矣葉贊孫錄

生民詩是敘事詩只得恁地蓋是敘那事要盡下武

文王有聲等詩却有反復歌詠底意思黃義剛錄

生民等詩也可見祭祀次第此與儀禮正相合同上

潘時舉說生民詩至履帝武敏歆介攸止先生

曰敏字當為絕句蓋作母鄙反叶上韻耳履巨迹之

事有此理且如契之生詩中亦云天命玄鳥降而生

商蓋以為稷契皆天生之爾非有人道之感不可以

常理論也漢高祖之生亦類此此等不可以言盡當

意會之可也潘時舉錄

問履帝武敏曰此亦不知其如何但詩中有此語自

歐公不信祥瑞故後人纔見說詩瑞者皆闢之若如後世所謂祥瑞固多是偽妄然豈可因後世之偽妄而併真實者皆以為無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孔子之言不成亦以為非輔廣錄

先生如達是首生之子也故曰元子楚辭集注

潘時舉說既醉詩以為古人祝頌多以壽考及子孫衆多為言如華封祝堯以為願聖人壽願聖人多男亦亦是此意曰此兩事孰有大於此者乎對曰觀行葦及既醉二詩見古之人君盡其誠敬於祭祀之時極其思義於燕飲之際凡父兄耆老所以祝望之者如此則其獲福也宜矣此所謂禍福無不自已求之

者也先生頷之潘時舉錄

潘時舉問釐爾女士曰女之有士行者錄曰荆公作

向后冊云唯昔先王釐厥士女士女與女士義自不

同蘇子由曾論及曰恐他只是倒用了一字耳董錄

潘時舉說假樂詩先生曰此詩末章即承上章之意

故上章云四方之綱而下章即繼之曰之綱之紀蓋

張之為綱理之為紀下面百辟卿士至於庶民皆是

賴君以為綱所謂不解於位者蓋欲綱常張而不弛

也同上

問大德者必受命答曰董仲舒策引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之詩云為政而宜于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其說

甚好假樂詩千祿百福處止云子孫千億穆穆皇皇
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但願其子孫之多與
子孫之賢而已又云孔子不受命堯舜不能及其子
孫皆非常理也萬人傑別錄

嘉樂詩下章不說其他但願其子孫之多且賢耳此
意甚好然此亦其理之常若堯舜之子不肖則又非
常理也輔廣錄

中庸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嘉詩作假當依此作嘉憲當
依詩作顯申重也章句

千祿百福子孫千億是願其子孫之衆多穆穆皇皇

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是願其子孫之賢楊道天錄

孟子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饑糧于橐
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
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公
劉后稷之曾孫也積露積也饑乾糧也無底曰橐有
底曰囊皆所以盛饑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民
人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鉞也爰於也啓行言
往遷於豳也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此是公劉好貨而
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集注

公劉詩鞞琫容刀注云容刀如言容臭言鞞琫之中
容此刀也容臭如今香囊也既富既繁既順迺宣者

公劉始初草創而人之從之已如此其盛是以居邑由是而成也君之宗之者只是公劉自為羣臣之宗

主耳呂氏以為立君立宗

董錄

潘時舉問第二章說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第四章方言居邑之成不知未成邑之時何以得民居之繁庶也曰公劉始於草創而人之從之者也若是其盛是以居邑由是而成也又問第四章君之宗之處曰東萊以為為之立君立宗恐未必是如此只是公劉自為羣臣之君宗耳蓋此章言其一時燕饗未說及立宗事也又問徹田為糧處曰徹通也乃是橫渠說然以孟子攷之只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又春

秋傳云公田不治則非民私田不治則非吏似又與橫渠之說不同蓋未必是計畝而分也又問此詩與豳七月詩皆言公劉得民之盛想周家自后稷以來至公劉始稍盛耳曰自后稷之後至於不窋蓋已夫其官守故云文武之先不窋至於公劉乃始復修其業故周室由是而興也

潘時舉錄下同

又說民勞詩竊謂每章上四句是刺厲王下六句是戒其同列如此是否曰皆只是戒其同列然鋪敘如此便自可見故熹以為古人非是直作一詩以刺其王只陳其政事之失自可以為戒矣時舉因謂第二章末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蓋以為王者之休莫大

於得人惟羣臣無棄其功然後可以為王之休美至第三章後二句謂敬慎威儀以近有德蓋為既能拒絕小人必須自反於己能自反於己又不可以不親有德之人不然則雖欲絕去小人未必有以服其心也後二章無俾正敗無俾正反尤見詩人憂慮之深蓋正敗則惟敗壞吾之正道而正反則全然反乎正矣其憂慮之意蓋一章切於一章也先生領之又說板詩張子謂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天體物而不遺是指理而言仁體事而無不在是指人而言否曰體事而無不在是指心而言也天下一切事皆此心發見爾先生因言讀書窮理當體

之於身凡平日所講貫窮究者不知逐日常見得在吾心目間否不然則隨文逐義趕趁期限不見悅處

恐終無益並同上

孟子詩云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蹶顛覆之意泄泄急緩悅從之貌言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沓沓即泄泄之意蓋

孟子時人語如此集注

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旦明祇一意這箇豈是人自如此皆有來此則才有少肆意他便見又曰這裏若有此此違他理便恰似天知得一

般所以說日監在茲又說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楊道夫問渝是如何曰渝變也如迅雷風烈必變之變渝未至於怒亦大槩相似楊道夫錄又言昨來所論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此意莫祇是言人之所以為人者皆天之所為故雖起居動作之頃而所謂天者未嘗不在也曰公說天體物不遺既說得是則所謂仁體事而無不在者亦不過如此今所以理會不透祇是以天與仁為有二也今須將聖賢言仁處就自家身上思量久之自見同上

潘時舉說蕩詩云首章前四句有怨天之辭後四句乃解前四句謂天之降命本無不善惟人不以善道自終故天命亦不克終如疾威而多邪僻也此章之意既如此故自次章以下託文王言紂之辭而皆就人君身上說使知其非天之過如女與是力爾德不明與天不泯爾以酒匪上帝不時之類皆自發明首章之意大略如此未知是否先生領之潘時舉錄中庸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格來也矧況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敬也思語辭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章句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相視也屋漏室西

北隅也上同

孟子詩云誰能執執逝不以濯○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集注下同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言今之所為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蒸詩作烝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

可見並同上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蓋視有當視之則聽有當聽之則如是而視如是而聽便是不如是而聽不如是而聽便不是謂如視遠惟明聽德惟聰能視遠謂之明不能視遠不謂之明能聽德謂之聰不能聽德不謂之聰視聽是物聰明是則推至於口之於味鼻之於臭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所謂窮理窮此而已精舍明友雜記郭友仁問聖門說知性佛氏亦言知性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若如公所見及佛氏之說只有物無則了所以與聖門有差郭友仁錄問蒸民詩解云仲山甫蓋以冢宰兼太保何以知之

曰其言式是百辟則是為宰相可知其曰保茲天子
 王躬是保則是為太保可知此正召康公之舊職錄軸廣
 問巧言令色鮮矣仁記言辭欲巧詩言令儀令色者
 何也曰看文字不當如此記言辭欲巧是非要人機
 巧蓋欲其辭之委曲耳如語言夫子為衛君乎答曰
 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之類是也詩言令
 色與此不同詩人所謂令色者仲山甫之正道自然
 如此非是做作恁地何不看取上文上文云仲山甫
 之德令儀令色此德之形於外者如此與鮮矣仁者
 不干事實從周錄
 問子曰巧言令色詩取令儀令色何也答曰論語與

詩人之義各異當玩繹其上下文意以求之不可只
 如此摘出一兩字看也答吳必大
 夫子所謂遜以出之辭欲巧者亦其一事也仲山甫
 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則大賢成德之行而進乎
 此者夫子之逞顏色怡怡如也乃聖人動容周旋中
 禮之事又非仲山甫之所及矣至於小人訐以為直
 色厲內荏則雖與巧言令色者不同然攷其矯情飾
 偽之心實巧言令色之尤者故聖人惡之上蔡引此
 數條而不肯明言其所以然者將使學者深求而自
 得之也然令學者反求之於冥漠不可知之中失之
 愈遠言仁錄中所解亦少文集偶讀誤記

烝民詩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詩傳中用東萊呂氏
 說文蔚舉似及此先生曰記得他甚主張那柔字文
 蔚曰他後面一章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此言仲山
 甫之德剛柔不偏也而二章首舉仲山甫之德獨以
 柔嘉維則蔽之崧高稱申伯番番終論其德亦曰柔
 惠且直然則入德之方其可知矣曰如此則乾卦用
 不得了人之資稟自有柔德勝者自有剛德勝者如
 本朝范文正公富鄭公輩是以剛德勝范忠宣范淳
 夫趙清獻蘇子容輩是以柔德勝只是他柔却是柔
 但其中自有骨子不是一向如此柔去便是人看文
 字要得言外之意若以仲山甫柔嘉維則必要以此

為入德之方則不可人之進德須用剛健不

陳文蔚錄

又論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曰只是上文肅肅王命仲
 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便是明哲所謂明
 哲者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
 身可以保其祿位今人以邪心讀詩謂明哲是見幾
 知微先去占取便宜如楊子雲說明哲煌煌旁燭無
 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底說話所以他
 一生被這幾句誤然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
 舍生取義處又不如如此論上同
 召旻第六章集傳作賦體竊疑是比體未知如何答
 曰作比為是答潘時舉書

古之聖賢遇災而懼嚴恭祇畏以正厥事猶不敢庶
幾其萬一故曰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張氏中庸辨

詩傳遺說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詩傳遺說卷第六

頌

或疑清廟詩是祀文王之樂歌然初不顯頌文王之
德止言助祭諸侯既敬且和與夫與祭執事之人能
執行文王之德者何也時舉應之曰文王之德不可
名言凡一時在位之人所以能敬且和與執行文王
之德者即文王盛德之所在也必於其不可容言之
中而見其不可掩之實則詩人之意得矣讀此詩者
想當時聞其歌者真若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
右又何待多著言語委曲形容而後足云哉妄意如
此答曰此說是

答潘時舉書

呂德明錄

尔公

對越在天便是顯處駿奔走在廟便是承處
 中庸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
 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
 也純亦不已○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
 也純純一不雜也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
 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此是不待盡不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不其恕乎此是不待推

輔廣錄

陳淳問康王如何無詩曰熹竊以為昊天有
 類便是康王詩而今人只是要解那成王做

後便不可曉且如左傳分明說作成王詩後
 且費盡氣力要解從那王業上去不知怎生地
 問我將詩云惟天其右之既右享之今所解都作左

黃義剛錄

右之右與舊不同曰周禮有享右祭祀之文如詩中
 此例亦多如既右烈考亦右文母之類如我將所云
 作保佑說更難方說維羊維牛如何便說保佑到伊
 嘏文王既右享之也說得右助之右問振鷺詩不
 是正祭之樂歌乃獻助祭之臣未審何如曰看此文
 意都無告神之語恐是獻助祭之臣古者祭祀每一
 受胙主與賓尸皆有獻酬之禮既畢然後亞獻畢復
 受胙如此禮意甚好有接續意思到唐時尚然今併

受胙於諸獻既畢之後主與賓尸意思皆隔了古者一祭之中所以多事如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古人祭祀是大段有節奏

葉賀孫錄

問我將之詩乃祀文王於明堂之樂章詩傳以謂物成形於帝人成形於父故季秋祀帝於明堂而以父配之取其成物之時也此乃周公以義起之非古禮也不知周公以後將以文王配耶以時王之父配耶

曰諸儒正持此二議至今不決看來只得以文王配且周公所制之禮不知在武王之時在成王之時若在成王則文王乃其祖也亦自可見又問繼周者何如曰只得以有功之祖配之沈簡錄

論語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詞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集注天子宗廟之祭歌雍詩以徹俎今三家亦歌此以

祭聖人但舉雍詩之辭以譏之曰汝之祭亦有諸侯之助乎亦有天子穆穆深遠之容乎既無此事奚用此義此見三家全懵然不曉義理而妄為僭竊之事

鄭南外錄

周頌陟降庭止傳注訓庭為直而說之云文王之進退其臣皆由直道諸儒祖之無敢違者而顏監於康衡傳所引獨釋之曰言若有神明臨其朝廷也蓋康衡時未行毛說顏監又精史學而不枯於專經之陋故其言獨能如此無所阿隨而得經之本指也余舊讀詩而愛顏說然尚疑其無據及讀楚辭乃有登降堂只之文於是蓋信陟降庭止之為古語其義審如

顏說而無疑也顏注漢書時有發明於經指多若此類如訓棐為匪尤為明切足證孔安國張平子之謬其視韋昭之徒專守毛鄭而不能一出己見者相去

楚辭辨證

遠矣
問泰伯知大王有取天下之志而王季又有聖子故遜去曰泰伯惟是不要大王有天下或問大王有翦商之志果如此否曰詩裏分明說實始翦商又問恐詩是推本得天下之由如此曰若推本說不應下實始翦商看左氏云泰伯不從是以不嗣這甚分明這事也難說也無所據只是將孔子稱泰伯可謂至德也已矣是與稱文王一般

葉賀孫錄

侯國三軍亦只是三郊之衆大國三郊次國二郊小國一郊蔡季通說車一乘下止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是輕車用馬馳者更有二十三人將重車在後用牛載糗糧戈甲衣裝見七書如魯頌公徒三萬已具其說黃義剛錄

問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僖公安有此事而魯頌言之何也曰此是願頌之辭曰孟子以為周公之事何也曰此是孟子讀詩不子細又問或謂魯頌非三百篇之數夫子姑附於此耳曰思無邪一言正出魯頌吳必大錄孟子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也案今

此詩為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集注

商頌簡與李閔祖錄

問商頌或以為宋人所作如何曰宋襄公一伐楚其事可攷安得所謂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者曰恐是宋人作之追述往事以祀其先代若是商時所作商尚質不應篇章反多於周頌曰周頌雖簡然文氣平易商頌雖長其文氣自古吳必大錄問那綏我思成集傳鄭氏所引禮記之說程子則曰此特孝子平日思親之心耳若齊則不容有思有思非齊也必大竊謂人心不容無思齊之日特齊其不

齊者爾若思其居處之類乃其致誠意以交乎神者
蓋未害其為齊也未知是否答曰鄭氏所引者常法
也程子之義則益精矣答吳必大

湯孫奏假綏我思成當只作祖考說劉砥錄

湯降不遲降生也如維嶽降神之降降于卿士却作

降汜說上同

湯降不遲聖敬日躋謂天之生湯恰好當合生時節

湯之脩德又無一日間斷吳必大錄

陳淳問玄鳥詩吞卯事亦有此否曰當時恁地說必

是有此今不可以聞見不及定其為必無黃義剛錄

景負維河一句上下文皆可曉却不知此句說甚麼

又如三壽作朋三壽不知是如何歐陽公亦嘗用三

壽字想此等語皆是當時有此說話人都曉得至於

今不可曉上同

詩所謂四方之極於皇極之義為尤近皇極辨

逸詩

論語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唐

棣郁李也偏晉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

搖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

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

所指也集注

問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曰此自是一篇詩與今常棣

之詩別常音裳爾雅棣移似白楊江東呼夫核常棣
 棣子如櫻桃可食自是兩般物此逸詩不知當時人
 思箇甚底東坡謂思賢而不得之詩看來未必是思
 賢但夫子大槩止是取下面兩句云人但不思思則
 何遠之有初不與上面說權處是一段唐棣之華而
 下自是一段綠漢儒合上文為一章故誤認偏其反
 而為反經合道所以錯了晉書有一處引偏字作翩
 反作平聲言其華有翩反飛動之意今無此詩不可
 攷據故不可立為定說寶從周錄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此是詩
 人說得不甚分明子夏疑其以質為飾恐倒了故問

素質也絢飾也有如是之質然後加之以文飾孔子
 對以繪事後素子貢悟其意便曰禮後乎此便是楊
 先生所謂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之意

周謨錄

素以為絢兮不知是何詩若以為今碩人詩則章句
 舍且此一句最有理亦不應刪去同上

詩樂

小雅○傳曰大學始教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宵之
 言小也肄習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詩為始學者習之所以
 勸之以官具取上下相和厚○今案鄉飲酒及燕禮

皆歌此三篇笙入樂南陔白華黍間歌魚麗笙由
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六笙詩
本無詞聲亦不傳

呦清呦南鹿蕤鳴姑食南野姑之太革黃我蕤有林

嘉應賓南鼓林瑟南吹清笙林吹蕤笙林鼓南簧姑

承應筐清是姑將南人林之南好黃我姑示林我南

周清行黃○呦黃呦姑鹿蕤鳴姑食林野南之清蒿

黃清我林有南嘉應賓清德南音蕤孔昭林視姑民

南不黃清恍姑君應子清是姑則蕤是姑徼南我林有

南旨黃清酒姑嘉林賓南式應燕南以清敷清○呦黃

呦姑鹿太鳴黃食太野黃之蕤苓姑我蕤有南嘉應

嘉應賓南之清心黃

鹿鳴三章章八句黃鍾清宮俗呼正當

四黃牡姑駢蕤駢姑周太道黃倭蕤遲姑豈林不南

懷應歸黃王蕤事姑靡林監南我林心黃傷應悲清

○四黃牡姑駢林駢南嘽應嘽南駱清馬黃豈蕤不

林懷應歸南王蕤事姑靡太監黃不林遑姑啓太處

寺傳遺言卷六

通志堂

林予南苞林杞姑王林事姑靡林監南不黃遑林將

太母黃○駕黃彼太四黃駱姑載林驟南駸清駸林

豈林不南懷應歸黃是太用黃作林歌姑將應母黃

來清諗黃

四牡五章章五句黃鍾清宮俗呼

皇黃皇南者林華南于林彼姑原林隰南駢林駢林

征林夫姑每應懷南靡清及清○我黃馬姑維林維林駒

姑六清轡姑如林濡南載林馳南載黃驅姑周林爰

姑咨太諏黃○我清馬林維應騏清六林轡南如林

絲姑載林馳南載林驅林周應爰黃咨清謀清○我

黃馬林維應駱南六林轡姑沃林若南載林馳南載

蕤驅林周黃爰姑咨大度黃○我黃馬南維應駢清

六清轡姑既林均南載林馳南載黃驅姑周應爰南

咨清詢黃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黃鍾清宮俗呼

魚清麗姑于林留姑鱣太鯨黃君林子林有應酒南

旨林且南多清○魚黃麗姑于太留清魴林鱧姑君

蕤子林有林酒姑多林且林旨黃○魚清麗清于應

留清鯉林南林君林子姑有林酒南旨林且南有清

○物清其姑多應矣南維林其姑嘉林矣南○物林

其林旨林矣姑維南其林偕姑矣林○物黃其太有

矣姑維應其南時太矣清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黃鍾清宮

俗呼正宮

南清有林嘉應魚南烝應然南罩姑罩南君林子南

有蕤酒姑嘉應賓清式林燕南以清樂清○南清有黃

南嘉蕤魚姑烝蕤然姑汕林汕南君林子南有黃酒

姑嘉黃賓姑式太燕黃以南衍清○南清有清太清膠應

木南甘清瓠林纍林之清君黃子太有黃酒姑嘉清

賓清式應燕南綏清之清○翻黃翻太者黃離姑烝

林然南來蕤思姑君清子姑有林酒南嘉蕤賓姑式

太燕黃又南思清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黃鍾清宮

俗呼正宮

南清山清太清有應臺南北應山南有太萊清樂應只清

君應子南邗林家南之清基林樂蕤只林君南子姑

萬黃壽姑無太期黃○南黃山姑有蕤桑姑北黃山

姑有太楊黃樂蕤只林君應子南邗林家南之黃光

林樂應只清黃君蕤子姑萬林壽南無清疆清○南清

山林有應杞南北林山南有太李清樂應只清黃君應

子南民南之蕤父姑母林樂蕤只林君蕤子姑德蕤

音姑不太已黃○南黃山太有黃栲姑北南山蕤有

姑不林樂蕤只林君應子南遐林不南睂清太清壽清樂

應只清君蕤子姑德應音南是林茂清○南清山姑

有蕤枸姑北應山黃有太棟清樂應只清黃君應子南

遐南不蕤黃姑考林樂蕤只林君蕤子姑保清艾南

四百五十一
爾林後清黃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黃鍾清宮俗呼正宮

周南國風。傳曰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鄉飲酒及鄉射禮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燕樂亦云遂歌鄉樂亦即此六篇也鄭氏云合樂謂歌樂與衆聲皆作周南召南國風篇也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關雎言后妃之德葛覃言后妃之職卷耳言后妃之志鵲巢言國君夫人之德采芣言國君夫人不失職采蘋言卿大夫之妻能修其法度夫婦之道生民之本王政之端此六篇者其教之原也故國君

與其臣下及四方之賓燕用之合樂也鄉樂者風也

小雅為諸侯之樂大雅頌為天子之樂

關清黃關南雎林鳩南在黃河姑之大洲黃窈林窕南

淑清黃女姑君清黃子林好南逌清黃○參清黃差南苕林菜

南左林右南流無之清窈仲窕林淑無女姑寤太寐

姑求太之黃求之南不林得南寤姑寐仲思南服

林悠姑哉仲悠姑哉太輶清轉南反無側清○參清

差無苕南菜林左太右林采南之清窈姑窕仲淑林

女南琴林瑟姑友太之姑參太差黃苕姑菜林左林

右姑芼林之南窈清窕南淑林女太鍾黃鼓南樂無

之清黃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無射清商俗呼越調

葛黃之太覃姑兮太施太于姑中太谷黃維仲葉南

萋無萋太黃南鳥無于南飛林集仲于林灌無木太

其清鳴南喈無喈清○葛黃清之太清覃林兮黃施林于

南中無谷黃維林葉南莫南莫南是黃刈姑是太漢

姑為林締姑為太給姑服太之婦無太斲黃○言清黃

告姑師南氏林言林告姑言太歸黃薄黃汗姑我太

私姑薄姑澣仲我林衣南害南澣林害無否太歸清黃

寧南父林母黃

葛覃三章章六句無射清商俗呼越調

采清采姑卷林耳南不林盈姑頃林筐南嗟仲我林

懷無人太寘黃彼姑周太行黃○陟黃彼無崔南嵬

林我林馬姑虺南隤林我仲姑林酌南彼無金姑壘

太維清以林不南永無懷黃清○陟黃彼如高南岡林

我馬林玄姑黃南我林姑姑酌太彼姑兕黃觥姑

維清以林不南永無傷黃清○陟黃彼南砒黃矣林我

黃馬大瘡黃矣黃我仲僕姑痛林矣南云黃何南吁

無矣清黃

卷耳四章章四句無射清商俗呼越調

維黃鵲姑有仲巢林維清鳩無居南之林之仲子林

于無歸太百清兩林御南之黃○絲黃鵲林有南巢

林維林鳩姑方太之黃之林子黃于林歸姑百太兩

黃將太之黃清○維清鵲無有南巢林維南鳩林盈南

之清黃清子南于姑歸林百清雨林成南之清黃

鵲巢三章章四句無射清商俗呼

于清以南南采林繁南于林沼姑于太汙姑于黃以姑

用太之姑公清侯南之無事黃○于清以林采黃繁

南于太澗黃之太中姑于姑以南用林之南公清侯

南之清宮清○被清之清僮南僮林夙清夜林在南

公清被黃之姑祁太祁姑薄林言南還無歸清黃

采繁三章章四句無射清商俗呼

于黃以南南采林蘋南南姑澗林之南濱林于林以姑

仲藻林于黃彼姑行太潦黃○于黃以姑盛太之

姑維清筐南及林筥南于林以姑湘仲之林維林錡

南及無釜黃○于清以南奠黃之姑宗林室姑歸太

下黃誰仲其南尸無之林有清齊南季無女黃

采繁三章章四句無射清商俗呼

右風雅十二詩譜○大戴禮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

篇可歌歌鹿鳴豳首鵲巢采繁采蘋伐檀白駒騶虞

八篇廢不可歌七篇閒歌史辟史義史見史童史諤

史賓十聲獻挾晉志云漢末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

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

今案大戴禮頗有闕誤其篇目都數皆不可攷至漢

末年止存三篇而加文王又不知其何自來也其後

改作新辭舊典遂廢至唐開元鄉飲酒禮其所奏樂
 乃有此十二篇之目而其聲今亦莫得聞矣此譜乃
 趙彥肅所傳曰即開元遺聲也古聲亡滅已久不知
 當時工師何所攷而為此也竊疑古樂有唱有歎唱
 者發歌句也和者繼其聲也詩詞之外應更有疊字
 散聲以歎發其趣故漢晉之間舊曲既失其傳則其
 詞雖存而世莫能補為此故也若但如此譜直以一
 聲叶一字則古詩篇篇可歌無復樂崩之歎矣夫豈
 然哉又其以清聲為調似亦非古法然古聲既不可
 攷則姑存此以見聲歌之彷彿俟知樂者攷其得失
 云以上見儀禮經傳通解學禮

樂律中所載十二詩譜乃趙子敬所傳云是唐開元
 間鄉飲酒所歌也但却以黃鍾清為宮此便不可蓋
 黃鍾管九寸最長若以黃鍾為宮則餘律皆順若以
 其他律為宮便有相陵處今且只以黃鍾言之自第
 九宮後四宮則或為角或為羽或為商或為徵若以
 為角則是民陵其君矣若以為商則是臣陵其君矣
 徵為事羽為物皆可類推樂記曰五者皆亂迭相陵
 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故製黃鍾四清聲
 用之清聲短其律之半是黃鍾清長四寸半也若後
 四宮用黃鍾為角徵商羽則以四清聲代之不可用
 黃鍾本律以避陵慢故漢志有云黃鍾不復為他律

所役其他律亦皆有清聲若遇相陵則以清聲避之不然則否惟是黃鍾則不復為他律所用然沈存中續筆談說云唯君臣民不可相陵事物則不必避先生一日

又說古人亦有時用黃鍾清為宮前說恐未是輔廣錄

或問大序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析衛為邶鄘衛先生曰詩古之樂也亦如今之歌曲音名不同衛有衛音邶有邶音邶有邶音故詩有邶音者繫之邶有邶音者繫之邶若大雅小雅則如今之商調宮調作歌曲者亦案其腔調而作爾大雅小雅亦古之作樂之體格案大雅體格作大雅案小雅體格作小雅非是做成詩後旋相度其辭目為大雅小雅也

大率國風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之

詩周謨錄

或問詩言志聲依永律和聲之說曰古人作詩只是說他心下所存事說出來人便將他詩求歌其聲之清濁長短各依他作詩之語言却將律來調和其聲今人却又先安排下腔調了然後做言語去合腔了豈不是倒了却是永依聲也古人是以前樂去就他詩後世是以詩去就他樂如何解興起得人陳垣錄聲發出於口成文而節宣和暢謂之音乃合於音調如今之唱曲合宮調宮之類游傲錄古人歌詩須皆有散聲添合方可歌若只四字做句

如何可歌

楊與立編語略

因言今日到詹元善處見其教樂又以管吹習古詩
 二南七月之屬其歌調却只用太常譜然亦只做得
 今樂若古樂必不恁地美人聽他在臨安錄得譜子
 大凡壓人音律只以首尾二字章首一字是其調章
 尾即以某調終之如關雎關字令作無射調結尾亦
 着作無射聲應之葛覃葛字合作黃鍾調結尾亦着
 作黃鍾聲應之如七月流火三章皆七字起七字則
 是清聲某調末亦清聲某調結之如五月斯螽動股
 二之日鑿冰沖沖五字二字皆是濁聲黃鍾調末以
 濁聲結之元善理會事都不要理會箇是只信口胡

亂說事事喚做曾經理會來如宮商角徵羽固是就
 喉舌唇齒上分他便道只此便了元不知道喉舌唇
 齒上亦各自有宮商角徵羽何者蓋自有箇疾徐高

葉賀孫錄

詹卿家令樂工以俗樂譜吹風雅篇章初聞次二南
 詩尚可聽後吹文王詩則其聲都不成模樣因言古
 者風雅頌名既不同其聲想亦各別

叶韻

問詩用叶韻得非詩本樂章播諸聲歌自然叶韻方
 諧律呂其音節本如是耶曰固是如此然古人文章
 亦多是叶韻因舉王制及老子叶韻處數段又曰周

頌多不叶韻疑自有和底篇相叶清廟之瑟朱絃而

精舍朋友雜記

疏越一唱而三歎歎即和聲也

楊典立編語略

問詩叶韻曰古人文自是有叶今泉州有詩譜紹興

有韻譜皆吳才老做陸德明釋文中亦有此類甚多

陳埴問叶韻之義曰只要音韻相叶好吟哦諷誦易

見道理亦無甚要緊今且要將七分工夫理會義理

三二分工夫理會這般去處若只管留心此處而於

詩之義却見不得亦何益也又曰叶韻多用吳才老

錢木之錄

本或自以意補入

又曰古人情意温厚寬和道得言語恁地好當時

叶韻只是要便於諷詠而已到得後來一向於字韻

上嚴切却無意思漢不如周魏晉不如漢唐不如魏

晉本朝又不如唐如元微之劉禹錫之徒和詩猶自

有韻相重處本朝和詩便定不要一字相同不知却

愈壞了詩同上

問詩集傳叶韻有何所據而言曰叶韻乃吳才老所

作熹又續添減之蓋舊日人作詩皆押韻與今人歌

曲一般今日信口讀之全失古人詠歌之意周謨錄

或問吳氏協韻何所據曰他皆有據泉州有其書每

一字多者引十餘證少者亦兩三證他說元初更多

後刪去姑存此耳然猶有未盡因言商頌天命降監

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違吳氏曰嚴字恐是莊
 字漢人避諱改作嚴字熹後來因讀楚辭天問見嚴
 字都押入剛字方字韻去又此間鄉音嚴作莊剛反
 乃知嚴字自與皇字叶然吳氏豈不曾看楚辭想是
 偶然失之又如伐木詩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每有
 良朋烝也無戎吳氏復疑侮當作雱以叶戎字熹却
 疑古人訓戎為汝如以佐戎辟戎雖爾辟則戎女音
 或通後來讀常武詩有云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
 六師以修我戎則戎與汝叶明矣因言古之謠諺皆
 押韻如夏諺之類又如散文亦有押韻者如曲禮安
 民哉協音茲則與上面思辭二字叶矣又如將上堂

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下叶音護禮運孔子間居亦
 多押韻莊子中尤多至於易之彖辭及辭則皆韻語

也又云禮記五至三處皆叶○輔廣錄

看詩須并叶韻讀便見得他語自整齊又更略知叶

韻所由來甚善董銖錄

叶韻恐當以頭一韻為準且如華字叶音粵如有女
 同車是第一句則第二句顏如舜華當讀作粵字然
 後與下文珮玉瓊琚洵美且都皆叶至如何彼穠矣
 唐棣之華是第一韻則當依本音讀而下文王姬之
 車却當作尺奢反如此方是今只從吳才老舊說不
 能又創得此例然楚辭紛余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

以修能音耐然後與下文紉秋蘭以為佩叶若能字只從本音則佩字遂無音如此則又未可以頭一韻為定也

李開祖錄

古音能孛代叶又乃代蓋於篇首發此一端以見篇內凡韻皆叶非謂獨此字為然而他韻皆不必協也故洪本載歐陽公蘇子容孫莘老本於多艱夕替下注徐鉉云古之字音多與今異如臭亦音香芳亦音仍他皆放此蓋古今失傳不可詳究如艱與替之類亦應叶但失其傳耳夫騷韻於俗音不叶者多而三家之本獨於此字立說則是他字皆可類推而獨此為末何也黃長睿乃謂或韻或否為楚聲其攷之亦

不詳矣近世吳棫才老始究其說作音補韻援據根原甚精且博而余故友黃子厚及古田蔣全甫祖其遺說亦各有所論著今皆已附于注矣讀者詳之

楚辭辨證下同

北斗字舊音斗為主以詩攷之行葦主醺斗者為韻卷阿厚主為韻此類甚多但不知此非叶韻而舊音特出此字其說果何為耳

余始讀詩得吳氏補音見其疑於殷武三章嚴遵之韻亦不能曉及讀此篇見其以嚴叶亡乃得其例余於吳氏書多所刊補皆此類今見詩集傳

並同上

知子之來之

來音劫

雜佩以贈之

贈入聲

此例甚多作字音佐

保字音補往近王舅近音既說文作𠄎誤寫作近吳必大錄

字之反切其字母同者便可互用如戎汝是也逝字

從折故可與害字叶韻上同

詩音韻是自然如此這箇與天通古人音韻寬後人

分得密後隔開了離騷注中發兩箇例在前朕皇考

曰伯庸庚寅吾以降洪又重之以修能耐紉秋蘭以

為佩後人不曉却謂只此兩韻如此喜有楚辭叶韻

作黃子和名字刻在漳州李開祖錄

因說詩音韻間有不可曉處如今所在方言亦自有

音韻與古今合去處子外因問今陽字却與唐字通

清字却與青字分之類亦自不可曉曰古人韻踈後

世韻方嚴密見某人好攷古字却說青字音自是親

如此類極多錢木之錄

因說叶韻毛詩下民有嚴字音昂見又中庸奏格無

言奏音族見 族平聲音所駿反毛詩作駿字精舍朋友雜記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鴻飛遵陸公歸不復飛歸協句

腰亦用韻詩中亦有此體李開祖錄

詩傳遺說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先文公詩集傳豫章長沙后山皆有本而后山
 雖校為最精第初脫藁時音訓間有未備刻版已
 竟不容增益欲著補脫終弗克就未免仍用舊版
 葺為全書補綴攢那久將漫漶竭來富川郡事餘
 暇輒取家本親加是正刻寘學宮以傳永久抑鑑
 昔在侍旁每見學者相與講論是書凡一字之疑
 一義之隱反復問荅切磋研究必令心通意解而
 後已今文集書問語錄所記載無慮數十百條彙
 次成編題曰遺說後之讀詩者能兼攷乎此而盡
 心焉則無異於親承誨誘可以得其意而無疑於
 其言矣若七月斯干二詩書以遺丘子服者尚可

攷見去取位置小序之法因附於後端平乙未五
 月朔孫承議郎權知興國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
 節制屯戍軍馬鑑百拜敬識

詩補傳序

經以經世爲義傳以傳業爲名毛氏詩謂之詁訓傳故於詁訓則詳於文義則略韓氏有外傳乃依倣左氏國語非詩傳也惟詩序先儒比之易繫辭謂之詩大傳近世諸儒或爲小傳集傳疏義注記論說類解其名不一旣於詁訓文義互有得失其不通者輒欲廢序以就已說學者病之補傳之作以詩序爲據兼取諸家之長揆之情性參之物理以平易求古詩人之意文義有闕補以六經史傳詁訓有闕補以說文篇韻異同者一之隱奧者明之窒礙者通之乖離者合之謬誤者正之曼衍者削之而意之所自得者亦

錯出其間補傳大略如此或曰詩序可盡信乎曰聖人刪詩定書詩序猶書序也獨可廢乎況詩序有聖人為之潤色者如都人士之序記禮者以為夫子之言賚之序與論語合孔叢子所記夫子讀二南及相舟諸篇其說皆與今序義相應以是知詩序嘗經聖人筆削之手不然則取諸聖人之遺言也故不敢廢詩序者信六經也尊聖人也若夫聞見單淺古書之存於世者力不能盡得未敢以今日之言為然博雅君子儻嗣而修之使詩之一經無所闕疑不亦善乎逸齋序

經之本文有疑混音以小字附之曰如字者

讀如其字有他音者或附一小字則讀如所附之字或附二小字者皆翻切也篇內他音字重出則曰下同諸篇倣此

詩篇目

逸齋

詩之所繫與作者姓名皆附著其下有異說者采

據經傳為之辯明歸諸至當詩之所繫與舊譜不合者二十有五篇作詩之人可考其

姓名者四十一篇正其有異說者四十有二篇

第一卷

周南正風

關雎 文王

關雎詠大妣之德為文王風化之始而韓齊魯三家皆以為康王政衰之詩故司馬遷劉向揚雄范畢並祖其說近世說詩者以關雎為畢公作謂得之張超或謂得之蔡邕畢公為康王大臣冊命尊為父師盡規固其職也而張超蔡邕皆漢儒多見

詩經傳序

通志堂

古書必有所據然則關雎雖作於康王之時乃畢
 公追詠文王大妣之事以為規諫故孔子定為一
 經之首止取其事實非問其所作之先後毛氏從
 孔子所刪之旨而釋之亦未嘗究其所作之時彼
 韓齊魯三家乃直以為刺康王不知其事實繫於
 文王也凡詩皆繫其所本如七月之風生民之雅
 思文之頌並作於成王之世而風則繫之公劉雅
 頌則繫之后稷此其義也若曰關雎止刺康王非
 詠文王之事則不得為正風聖人刪詩豈以刺詩
 為一經之首耶由是言之則四家之優劣可見矣

葛覃 文王

卷耳 文王

樛木 文王

蝻斯 文王

桃夭 文王

兔置 文王

采芣 文王

劉向列女傳曰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於
 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不幸乃妾
 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適人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
 改且采采芣苢之草雖其臭惡猶始於採采之終
 於懷擷之況夫婦乎乃作芣苢之詩向乃楚元王
 交之孫元王本授魯詩向之說必出於魯氏之學
 今芣苢非有惡臭而宜於產子則所謂樂有子者
 是矣魯詩果不足信也

漢廣 文王

汝墳 文王

韓氏以汝墳為思親劉向列女傳曰周南大夫受命平治水土過時不來其妻恐其懈於王事言國家多難惟勉強之無有譴怒遺父母憂乃作詩曰魴魚頰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今據詩婦人則以夫為君子未有以父母為君子者是詩言未見君子怒如調飢既見君子不我遐棄真夫婦之言也韓氏之徒以父母孔邇一言遂謂由思親而作殊不知玩味一篇之旨如卒章皆勉之以正之言與今詩序及劉向之說合益知毛氏可信矣

麟之趾 文王

周南諸詩皆王者之事不列於天下之雅特婉其名謂之王者之風豈以紂猶在上不可以有二王故耶名曰國風其諸得文王避紂之意歟

第二卷 召南正風

鵲巢 文王 采蘋 文王

草蟲 文王

草蟲序言大夫妻能以禮自防其詩未必出婦人女子之口蓋詩人喜其知禮為之歌詠其事下篇倣此

采蘋 文王

甘棠 文王

甘棠皆以為武王之詩其意謂文王雖分歧為周召二公采地實未嘗往蒞其國至武王克商乃分周公左召公右而成王之時又有分陝之說則召伯聽訟已非文王之世而是詩又作於召伯既去之後故以其詩繫之武王抑不知詩序謂召伯之教明於南國非謂召伯施己之教乃推明周家貞信之教耳召南既繫之召公故謂召伯之教也且南國染商之污舊矣太王王季雖有其德未能及人至文王道化既行始被於南國而召伯聽訟之日又能推明其教行露既繫之文王甘棠雖在召

行露 文王

召南申女作

伯既去之後亦未必作於武王之時不若繫於文王為宜大序言先王所以教亦不可謂專指太王王季蓋大序作於後世併與文王謂之先王可也

羔羊 文王

殷其雷 文王

標有梅 文王

小星 文王

通志堂

江有汜 文王

野有死麕 文王

何彼禮矣 文王

何彼禮矣之詩先儒皆繫之武王其說蓋以文王為平正之王猶書以為寧王也既以平王之孫為文王之孫遂以齊侯之子為齊太公之子殊不知武王娶太公望之女謂之邑姜則武王之女謂太公之子乃甥舅也必無婚姻之理或者又謂齊侯乃齊一之侯猶易言康侯終不若據春秋所書魯莊公元年及十有一年冬皆書王姬歸于齊實平王孫女嫁齊襄公桓公也嫁桓公者傳謂之恭姬則肅雖可知矣詩雖作於後世而王姬之德乃能

不替文王雖雖在宮肅肅在廟之餘風彼行露亦作於文王之後以能興文王貞信之教尚可為文王之詩則王姬實文王之孫子能不替文王肅雖之德豈不可為文王之詩乎況文王肅雖之德霑溉于後人不特王姬為然在成王之時助祭之士號為秉文之德者亦曰肅雖顯相頌既繫之文王則風繫之文王何疑之有

騶虞 文王

或疑周南無周公之詩而召南有召公之詩竊謂聖人刪詩於古人之盛德至善何敢廢而不錄周公之美已詠於幽而召公無燕國之詩故以二詩

附之召南此一說也又周南乃王者之風周公人
臣也豈得並列亦一說也由是言之則武王既有
天下二詩設若為武王之詩亦不得列於召南諸
侯之風矣甘棠何彼禮矣繫之文王亦有二義一
則明文王可以兼王者諸侯之事二則明二南專
敘文王之風化學者試以是思之則聖人刪詩之
旨斷可識矣

第三卷

邶國變風

柏舟

頃公

柏舟之詩韓氏以為宣姜自誓而劉向列女傳曰
衛宣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于衛至城門而衛君

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
弟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願請同庖夫人曰唯
夫婦同庖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非石不可轉也
我心非席不可卷也向之說必出於魯詩故其言
如此據是詩有憂心悄悄愠于羣小等語正與仁
而不遇之言合若婦人自誓當如鄘柏舟曰之死
矢靡它又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引類而言則毛
氏之說得矣孔子讀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
此言可以為據

綠衣

莊公

衛莊姜作

燕燕

州吁

衛莊姜作

燕燕之詩韓氏以為定姜歸其婦鄭康成釋坊記
 又以為衛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此詩陸德明
 釋之曰此魯詩也據是詩言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蓋莊姜謂戴嬖儻能不忘先君當有以助我若歸
 其婦豈得言先君之思又言遠送于野瞻望弗及
 皆莊姜戀戀不忍訣之辭定姜既遭無禮矣何戀
 戀之有玩詩之文以求其義毛氏為得

日月 州吁

衛莊姜作

終風 州吁

衛莊姜作

擊鼓 州吁

凡言國人乃國中之人目見其事者其言確然可

信下皆倣此

凱風 宣公

先儒以凱風為州吁之詩第見其居雄雉之前耳
 據序言衛之淫風流行若州吁暴亂則甚矣未聞
 其淫亂之刺淫亂不恤國事蓋自宣公始七子之
 母不安其室豈非淫亂之化乎宜繫之宣公

雄雉 宣公

匏有苦葉 宣公

谷風 宣公

式微 宣公

劉向列女傳曰黎莊公之夫人既往而不同欲其
 傳母憐其失意謂夫人曰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
 義則去今不得意胡不去乎乃作詩曰式微式微

胡不歸夫人曰婦人之義一而已矣彼雖不吾以吾可以離於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竊嘗考是詩終篇之旨正與其臣勸以歸之言合豈二婦人亦能賦古詩以見志耶

旄丘 宣公

簡兮 宣公

泉水 宣公

此詩言衛女思歸亦未必真女子之作乃詩人述其情耳後皆倣此

北門 宣公

北風 宣公

靜女 宣公

新臺 宣公

二子乘舟 宣公

是詩序以為國人劉向新序乃謂伋之傅母恐其

死也而作二子乘舟之詩向又謂壽閔其兄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黍離為王風之首聖人刪詩必得其實向之言殆未可信是詩亦然

第四卷 廬國變風

柏舟 武公

共姜作

牆有茨 惠公

君子偕老 惠公

桑中 惠公

鶉之奔奔 惠公

定之方中 文公

蟋蟀 文公

相鼠 文公

干旄 文公

載馳 戴公

許穆夫人作

許穆夫人衛戴公之妹也以衛宣公之無道也而其後文公為衛之賢君其女許穆夫人宋桓夫人亦皆能以禮自克一洗故家污亂之習是詩歷敘

其欲歸之私情終畏義而止尤為聖人所取也

第五卷

衛國變風

淇澳 武公

考槃 莊公

碩人 莊公

列女傳謂莊姜始至操行衰惰傅母作詩今詩言初說農郊翟芾以朝蓋為得禮不見衰惰之狀況既譽為碩人且極道容色之美非傅母所宜言國人之辭也凡言人皆國之詩人後倣此

氓 宣公

竹竿 宣公

在異國而思衛作詩以寄宗國採詩者得之衛地

宜繫之宣公

芄蘭 惠公

河廣 惠公

宋桓夫人作

宋桓夫人乃宋襄公之母也嫁宋桓公既生襄公而被出思其子不能止卒以禮自克此聖人所取也既被出而歸衛宜繫惠公

伯兮 宣公

有狐 宣公

木瓜 戴公

木瓜美齊桓公而詩繫之衛蓋作於衛人也猗嗟刺魯莊公而詩繫之齊蓋作於齊人也齊遺戴公以車馬器服故繫之戴公魯以桓公微弱致襄公

之惡故繫之襄公雖曰錄詩者據所得之地而繫之亦本其美刺之由耳

第六卷

王國變風

黍離

平王

劉向新序以為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伋之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蓋魯詩出於浮丘伯以授楚元王交向乃交之孫則向之言必本於魯詩也黍離為王風篇首聖人刪詩豈以衛公子之詩冠之王風乎詩序數言形容周大夫過故國之情纏綿悽惋至今讀之使人流涕聖人刪詩豈亦有見於此遂信為王風而不疑耶凡詩序言大夫者皆在

位之君子非民間之詩也後皆倣此

君子于役

平王

君子陽陽

平王

是詩序言君子遭亂當時必有主名惜乎不傳後皆倣此

揚之水

平王

中谷有蓷

平王

兔爰

桓王

葛藟

平王

是詩序言王族詩有父母兄弟之說蓋本宗自高祖而下之九族也

采芣

桓王

大車

桓王

三百一
劉向列女傳曰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納息夫人於宮楚王出遊息夫人出見息君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之日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醮生離於地上豈如死并於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據詩前二章言大車言毳衣正是大夫聽訟之事與息君夫人絕不相關案左氏傳息夫人為楚子生堵敖及成王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不能死其又奚言則是息夫人未嘗自殺

也

丘中有麻莊子

第七卷鄭國變風

緇衣武公

將仲子莊公

叔于田莊公

大叔于田莊公

清人文公

公子素作

是詩序言公子素作雖不可考必鄭之公子也素或是其字

羔裘莊公

遵大路莊公

女曰鷄鳴莊公

有女同車昭公

山有扶蘇昭公

摶兮昭公

狡童昭公

褰裳昭公

丰昭公

東門之墠昭公

風雨昭公

子衿昭公

揚之水昭公

凡言君子作是詩疑出於國史詩固有國史為之者如史克作魯頌是也又左氏傳稱君子曰皆丘明之言殆類是歟不然則在位之君子也後皆倣此

出其東門 厲公

野有蔓草 厲公

先儒以東門蔓草繫之昭公殆非也東門序言公子五爭蔓草序言民窮於兵革且五爭自魯桓公十一年至莊公十四年首尾二十載可謂窮於兵革矣而桓公十七年昭公已卒蓋在五爭之中間二詩乃五爭既畢之後豈得繫之昭公况二詩與

溱洧皆在鄭風之末宜繫之厲公

溱洧 厲公

第八卷 齊國變風

雞鳴 哀公

還 哀公

齊詩以還為營其辭曰子之營兮遭我葍穠之間兮說者曰營丘也齊大公封於營之丘班固引用其說且營丘乃齊國所封之地名哀公既居其國矣又言子之營兮可乎若以為營是以一國為田獵之所也韓氏以還為旋義亦相近

著 哀公 東方之日 哀公 東方未明 哀公 南山 襄公

言和傳錄目
甘信

甫田 襄公 盧令 襄公 敝笱 襄公 載驅 襄公

猗嗟 襄公

猗嗟說見木瓜

第九卷 魏國變風

葛屨 汾沮洳 園有桃 陟岵

十畝之間 伐檀 碩鼠

先儒謂魏無世家其詩在平王桓王之間然則詩無所繫蓋不可考矣今據魏以魯閔公元年為晉獻公所滅而詩序言魏地陘隘又言日以侵削又言役乎大國又言國削而小民無所居其將亡之詩乎魏亡於桓王之時檜亡於幽王之時皆去孔

子為甚遠故序不指其君然則詩序亦考其人於史耳二國亡既久併與史而亡之宜聖人不能知其詩為何世而太史公不能為世家也

第十卷 唐國變風

蟋蟀 信公 山有樞 昭公 揚之水 昭公 椒聊 昭公

綢繆 昭公 扶杜 昭公 羔裘 昭公

鵠羽

先儒以鵠羽繫之昭公非也據是詩序言昭公之後大亂五世蓋自昭公至小子侯始及五世由是言之是詩其作於小子侯之後乎

無衣 武公

案左氏傳魯莊公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杜預曰曲沃武公遂并晉國是詩序言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天子之使其虢公乎

有林之杜

武公

葛生

獻公

采芩

獻公

第十一卷

秦國變風

車鄰

秦仲

駟鐵

襄公

小戎

襄公

蒹葭

襄公

終南

襄公

黃鳥

穆公

晨風

康公

無衣

康公

渭陽

康公

秦康公作

權輿

康公

第十二卷

陳國變風

宛丘

幽公

東門之枌

幽公

衡門

僖公

東門之池

僖公

東門之揚

僖公

墓門

陳佗

防有鵲巢

宣公

月出

靈公

詩序刺在位說美色正指孔寧儀行父之事宜繫

之靈公

株林

靈公

澤陂

靈公

第十三卷

檜國變風

羔裘

素冠

隰有萋楚

匪風

檜無世家先儒謂詩在周夷厲之際觀匪風之思周辭意迫切亦將亡之詩也餘說見魏國風

第十四卷

曹國變風

二百九十八
詩有傳者
十四
尔仲

蜉蝣 昭公
候人 共公
鳴鳩 共公
下泉 共公

第十五卷 燕國變風

七月 公劉
周公作

鴟鴞 周公
周公作

東山 周公
破斧 周公
伐柯 周公
九罭 周公

狼跋 周公

先儒以豳詩七篇皆繫之成王竊謂七月乃周公為成王陳先公之事公劉實始居豳宜繫之公劉鴟鴞言周公之志東山言周公之使民破斧言周公遭四國之毀伐柯九罭言周公不見知於朝廷狼跋言周公不失其聖皆不當繫之成王宜為周

公之詩若成王則詩在正雅不當列之變風也

第十六卷 正小雅

鹿鳴 文王

司馬遷曰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蔡邕亦曰鹿鳴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故彈絃風諫且鹿鳴文武治內之政先聖孔子自衛反魯雅頌各得其所不應以刺詩冠小雅之篇首就如二人之說其殆關雎之類雖作於文王之後實則文王之事也況常棣亦非作於當時由管蔡之失道故周公歌文武燕兄弟之事然則仁義陵遲王道既衰大臣歌文武治內之政以風諫之理亦

可信但不可直以為刺耳孔子讀鹿鳴見君臣之

有禮則非刺明矣

四牡 文武

皇皇者華 文武

常棣 文武

周公作

常棣序言閔管蔡之失道國語亦以為周文公之詩學者以魚麗序有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之說遂疑此詩非周公之作又左氏載宣辰之言謂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而作是詩惟杜預斷之曰周公作之召公歌之故孔氏正義詳著其說謂召虎見厲王之時兄弟恩疏重歌周公所作之詩以親之由是而言則謂周公閔管蔡之失道追詠文武

治內之事有何不可詩雖作於周公而燕兄弟乃

文武治內之政宜為文武之詩

伐木 文武

天保 文武

采薇 文武

采薇序雖指言文王之時大抵天保以上采薇以下文武之世皆歌此樂章宜為文武之詩班固漢志謂懿王時戎狄交侵中國被其苦詩人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殆與召虎歌周公所作之詩同意非懿王之詩也

出車 文武

杕杜 文武

魚麗 文武

南陔 文武

白華 文武

華黍 文武

亡詩六篇僅存其義皆不言作於何時毛氏以南
陔白華華黍次之文武之雅以由庚崇丘由儀列
之成王之雅必有師承今從之

南有嘉魚成王 南山有臺成王

由庚成王 崇丘成王 由儀成王

由庚以下三亡詩說已見前

蓼蕭成王 湛露成王 彤弓成王 菁菁者莪成王

第十七卷變小雅

六月宣王 采芑宣王 車攻宣王 吉日宣王

鴻鴈宣王 庭燎宣王 沔水宣王 鶴鳴宣王

祈父宣王 白駒宣王 黃鳥宣王 我行其野宣王

斯干宣王 無羊宣王

第十八卷變小雅

節南山幽王 家父作

董仲舒曰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
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
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仲舒不
見毛氏詩其說必出於三家今據是詩所刺尹氏
之過惡多矣未嘗及爭訟之事且其卒章明言家
父作誦以究王訕正與序家父刺幽王之言合仲
舒之論屈矣案左氏傳韓宣子來聘季武子賦節
之卒章杜氏謂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之義先儒

遂以是詩本名節然孔叢子言孔子讀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則知不可去南山二字亦非為爭田也

正月幽王

十月之交幽王

雨無正幽王

韓氏作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竊謂韓詩世罕有之未必其真或後人見詩中有正大夫離居之語故加二句且牽合以為正大夫刺幽王不然則是詩上二章皆十句又加二句似不可信況終篇皆眾多如雨之意與雨無其極全不相應識者當知去取矣

第十九卷變小雅

小旻幽王 小宛幽王

鄭氏謂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厲王之詩毛公作傳遷其第因改之耳其說曰師尹皇父不得並政衰如豔妻不得偕寵番與鄭桓不得同位先儒非之謂使師尹皇父番與鄭桓先後其事衰如以色居位謂之豔妻其誰曰不可又謂韓詩之次與毛氏合案幽王八年以鄭桓為司徒安知前無番為此官則四詩非厲王明矣竊嘗考之經猶有五說證鄭氏之妄十月辛卯日有食之驗之唐曆在幽王六年一也百川沸騰山冢萃崩稽之史

記幽王二年三川皆震二也雨無正言周宗既滅
 即指赫赫宗周衰如滅之之事明非厲王三也小
 旻言謀夫孔多發言盈庭謂七子之徒厲王監謗
 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安有孔多盈庭之刺
 四也小宛言念昔先人有懷二人先人謂宣王二
 人謂文武若厲王之先人乃夷王安能懷文武之
 事五也

小弁 幽王

小弁之序曰太子之傅作是時太子宜曰見棄故
 有是詩而趙岐釋孟子乃以為伯奇之詩又曰伯
 奇仁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中山

王劉勝亦以為伯奇之詩蓋皆指吉甫之子伯奇
 也案是詩有曰踧踧周道鞠為茂草我心憂傷怒
 焉如擣乃憂周道將為茂草蓋憂周室之將亡真
 太子體國之言若吉甫之子安得被棄而憂周室
 則趙岐劉勝之說非矣由不見毛氏詩故也

巧言 幽王

何人斯 幽王

巷伯 幽王

谷風 幽王

第二十卷 變小雅

四月 幽王

蘇公作

寺人孟子作

大東 幽王

無將大車 幽王

小明 幽王

鼓鍾 幽王

孔穎達謂鄭氏於中候握河紀注云昭王時鼓鍾之詩所為作以時未見毛詩依三家為說也或謂史無幽王巡淮之事遂疑非幽王之詩且史與經異猶當捨史而信經若史之所闕幸而存於經乃反疑之是欲捨經而信史也其可哉

楚茨 幽王

信南山 幽王

甫田 幽王

大田 幽王

四篇類也說者曰文指相類承上篇畧之也故大田不言君子

瞻彼洛矣 幽王

裳裳者華 幽王

桑扈 幽王

鴛鴦 幽王

頍弁 幽王

孔穎達曰諸公同姓之公也

車牽 幽王

青蠅 幽王

袁孝政釋劉子曰魏武公信讒詩刺之曰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今據魏自有國風若果為魏詩聖人刪詩雅頌各得其所豈容以風為雅袁氏亦豈惑於韓齊魯三家之說乎

賓之初筵 幽王

衛武公作

韓氏以是詩為武公飲酒悔過今據詩始言大侯既抗則將祭而射也次言烝衎烈祖則既射而祭也次言酌彼康爵則既祭而燕也所陳皆君臣上

下之禮文武公雖入為卿士然人臣耳豈得用此禮文耶則非武公自悔過之詩明矣況武公在幽王時春秋已高不應尚有酒過也然是詩歷陳飲酒始於禮卒於亂其亦以自警歟

第二十一卷 變小雅

魚藻 幽王

采菽 幽王

角弓 幽王

角弓之詩指言兄弟序詩以為父兄蓋諸父兄弟皆當相親今乃使怨生於骨肉所謂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菀柳 幽王

都人士 幽王

周人乃周室中都之人也天下之風俗每視中都為厚薄然聞而知者不若見而知之為審是詩所陳都人士女之服飾纖悉可考序詩者謂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然則四方以中都為風俗中都以為長民者為風俗非周之盛世不能然

采芣 幽王

黍苗 幽王

隰桑 幽王

白華 幽王

縣蠻 幽王

是詩乃微賤之臣怨大臣不用仁心而序以為刺亂何也蓋治世則上下相親大臣必能下士如周公是也今大臣專於自營遺忘微賤亂之道也

瓠葉 幽王

漸漸之石 幽王

下國乃小國之人從征役者也王者用兵固不止於役小國然大國之人財力猶可支梧惟小國被

困尤甚

茗之華 幽王

何草不黃 幽王

第二十二卷 正大雅

周公作

呂氏春秋曰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此特明文王之詩為周公所作耳詳考大明以下至卷阿諸

篇歷陳周家之盛上言后稷先公之積累次及文武之功業次及成王之太平皆周公召公欲成王知王業之艱難故其言詩復告戒真得大臣輔佐之體周公為首相制禮作樂皆出其手故序不著其名至公劉洞酌卷阿則明言召康公此其義也

大明 文王

緜 太王

棫樸 文王

旱麓 太王

王季

旱麓序明言太王王季而孔穎達以為文王受祖之業殊不知考詩有玉瓚黃流之詠乃王季受此賜於帝乙見之孔叢子或者以豈弟君子為斥文王何其踈耶觀此益知詩序之可據

思齊 文王

皇矣 文王

第二十三卷 正大雅

靈臺 文王

下武 武王

文王有聲 武王

生民 后稷

行葦 成王

既醉 成王

鳧鷖 成王

假樂 成王

公劉 公劉

召康公作

洞酌 成王

召康公作

卷阿 成王

召康公作

召公所陳三詩以戒成王公劉則厚民洞酌則奉天卷阿則求賢國家大政無出此三者以進戒以是知周書固多矣究其意皆本之三者以進戒以是知周召事君可謂無異心也

第二十四卷 變大雅

民勞 厲王

召穆公作

召穆公虎乃康公十六世孫康公在成王時陳三詩以進戒類臯陶賡歌穆公有乃祖風烈厲王雖不見信用屢陳規諫傳記所載可為矜式觀是詩所言如綏四方先於惠中國無縱詭隨所以遏寇虐誠至論也

板 厲王

凡伯作

凡伯周之世卿也在厲王時凡伯作板之詩有曰老夫灌灌又曰匪我言耄則凡伯在厲王之世已非少壯矣其後瞻卬召旻之刺幽王蓋板之子若

孫也

蕩厲王

召穆公作

抑厲王

衛武公作

國語楚左史倚相曰衛武公年九十五作懿以自警
警帝昭曰懿即抑也今案武公厲王時猶未即位
若年九十五乃幽王之時矣況其詩皆告戒人主
之語非專為己作序謂亦以自警則可矣然命名
以首句抑抑威儀為義不得為懿也

桑柔厲王

芮伯作

左氏傳以為周芮良夫之詩疑芮伯之字也書與
春秋皆有芮伯其世卿歟

第二十五卷 變大雅

雲漢宣王

仍叔作

仍叔亦周之世臣也春秋書仍叔之子來聘乃周
威王之十三年去宣王即位之初已百餘年左氏
云仍叔之子弱蓋未滿二十也故杜預云譏使童
子出聘以歲考之殆其曾孫歟

崧高宣王

尹吉甫作

烝民宣王

尹吉甫作

韓奕宣王

尹吉甫作

江漢宣王

尹吉甫作

崧高以下四詩乃尹吉甫一時之作其詩自言吉

甫作誦謂作此詩使工歌誦之張詠注揚脩與曹植書不更孔公風雅無別之說乃曰仲山甫作周頌周公作鳴鵙且脩止論風雅正謂周公之鳴鵙在豳風仲山甫之烝民在周雅爾詵乃誤以誦為頌謂仲山甫之頌在雅周公之詩在風不然豈不知周頌之作為成王太平之時所用之樂章仲山甫乃宣王之臣豈有作周頌之理此雖易知其謬誤亦不可不辯也

常武 宣王

召穆公作

瞻卬 幽王

凡伯作

召旻 幽王

凡伯作

凡伯說見板

第二十六卷 周頌

清廟 文王

周公作

王褒四子講德論曰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國語亦以時邁思文為周文公之頌則頌作於周公無疑也蓋太平然後頌聲作周公之前不可謂太平不應有頌明堂位謂周公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然則周頌三十一篇其皆出於周公之手歟

維天之命 文王

維清 文王

烈文 成王

天作 先王

昊天有成命 成王

我將 文王

時邁 成王

周公作

左氏傳載楚子之言謂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載
 干戈國語乃稱周文公之頌曰載載干戈皆時邁
 之文左傳國語同出於左氏自抵牾如此今據武
 王克商未定而終固未暇巡守而時未可謂之太
 平何有頌聲又以武亦為克商之作夫大武乃宗
 廟象功之樂舞也武王猶在位豈自作大武之舞
 將何所施耶況其詩曰於皇武王以為武王自言
 可乎又以賚為武之三桓為武之六尤不可信詩
 三百定於聖人之手今乃合三篇為一可乎蓋荆
 楚之國簡編雜亂文獻不足何可據也周官曰六

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然
 則時邁其成王十二歲一巡守之詩乎

執競 武王

思文 后稷

周公作

國語以思文為周文公之頌參之孝經郊祀后稷
 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皆曰則周公其人夫
 禮既制於周公思文又為周公之作則昊天有成
 命郊祀天地我將祀文王於明堂皆出於周公可
 以類推矣

臣工 成王

噫嘻 成王

振鷺 成王

豐年 成王

有瞽 成王

潛 成王

漢章帝建初七年詔引肅雝之臣辟公之相太子
 賢釋之曰詩大雅云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
 公天子穆穆此雖為賢之不審亦豈韓齊魯三家
 以頌為雅耶然是詩明言於薦廣牡相予肆祀為
 祭祀之樂章明甚賢豈不誦其詩而信其妄何哉
 雅頌昔嘗亂矣賴孔子刪詩然後雅頌各得其所
 賢復欲亂之耶

載見 武王

有客 成王

武 武王

閔予小子 成王

訪落 成王

敬之 成王

小毖 成王

載芟 成王

良耜 成王

絲衣 成王

酌 武王

桓 武王

賚 武王

酌桓賚雖皆武王之事然未有其詩成王太平之
 後追頌其美宜繫之武王

般 成王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般巡守祀四嶽河海二頌一
 時之作也武王既未暇巡守未有頌聲則二頌皆
 當繫之成王書言武王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
 所過名山大川乃因行師而致祭皇天后土不可
 以為岱宗名山大川不可以為河嶽學者宜深考
 之

第二十七卷

魚魯頌

字甫原字甫

二十七

通志堂

三百八
駟 僖公

史克作

有駟 僖公

史克作

泮水 僖公

史克作

闕宮 僖公

史克作

史克作頌見之詩序韓氏乃曰奚斯作魯頌而班固西都賦序王延壽魯靈光賦序皆云奚斯頌魯揚雄法言亦曰正考甫嘗晞尹吉甫公子奚斯嘗晞正考甫意謂尹吉甫頌周正考甫奚斯效之殊不知是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是奚斯作新廟非作魯頌也韓氏傳授之妄班固王延壽據韓詩不足深誚揚雄法言欲準論語乃不知尹吉甫作

周雅謂之作誦非作周頌也正考甫得商頌於周非作商頌也公子奚斯作魯廟非作魯頌也著書果難哉

第二十八卷 商頌

那 成湯

烈祖 中宗

玄鳥 高宗

長發 高宗

殷武 高宗

商頌十二篇乃正考甫得之周太師而正考甫為孔子七世祖聖人刪詩於其祖之所存宜得其實而太史公乃謂宋襄公行仁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甫美之追道契湯高宗所以興作商頌其說本之韓氏然其言亦據五篇為說耳使十二篇俱

存固不止於契成湯高宗之事也夫頌者美其功德之作也魯人頌僖公其言僖公之美備矣設若為襄公作頌乃無一辭及宋何哉況序與國語之言合耶

第二十九卷

附說

第三十卷

廣話

詩篇目終

明序篇

人皆知詩亡然後春秋作以為詩之美刺與春秋相表裏而不知詩之美刺實繫於序蓋詩有序有大序小序一言國史記作詩者之本義也序

之下皆大序也亦國史之所述間有聖人之遺言可考而知惟關雎為一經之首併論三百篇之大旨猶易乾坤之文言故特詳焉世固以文言為聖人之贊易而於詩序乃惑於傳記而疑之先儒有知其說者謂繫辭為易大傳詩序為詩大傳又謂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異哉唐人之議詩序也曰子夏不序詩有三焉知不及一也暴揚中葦之私春秋所不道二也諸侯猶世不敢以云三也又曰漢之學者欲顯其傳因藉之子夏且子夏猶知不及漢去詩益遠何自而知之謂春秋所不道是知聖人授經於丘明經所不欲言

者傳則明著其迹至謂諸侯猶世不敢以云此正為史官懼天禍人刑者之見也在子夏猶云不敢則古之國史其賢矣乎昔者齊太史書崔氏之大惡兄弟幾盡而南史氏猶執簡以往是豈計死生禍福而廢棄其官守哉序雖不作於子夏議則踈矣文中子曰聖人述史有三焉述書帝王之制備述詩興衰之由顯述春秋邪正之迹明信如其說聖人於春秋則脩之既因魯史之舊而明其邪正之迹於書則定之又各冠序於篇首而備帝王之制於詩則刪之苟不據序之所存亦何自而見其興衰之由而知其美刺之當否哉今觀春秋之褒貶

與詩序相應者蓋多有之如陳佗如衛州吁如鄭忽皆已為君春秋書曰蔡人殺陳佗曰衛人殺州吁曰鄭忽出奔此書名之例也而詩序亦曰陳佗不義曰衛州吁暴亂曰鄭人刺忽春秋或書爵詩序亦曰凡伯曰芮伯春秋或書字詩序亦曰仍叔曰行父春秋或書人詩序亦曰周人曰國人春秋或書其君詩序亦曰刺其君春秋或書夫人詩序亦曰刺衛夫人春秋或書大夫詩序亦曰刺周大夫此其大畧也至如詩序書請命于周豈非春秋尊王命之意歟書天子之使豈非春秋重王人之意歟書王道書有德書以禮書守義書美書

言書陳書喜書樂書予書褒賞豈非春秋與善之意歟書失道書無德書不義書無禮書刺書怨書惡書疾書傷書憂書懼書去之豈非春秋貶惡之意歟書思書閔書止書悔書絕書責書誓書救亂此春秋反正之意也書風書勸書戒書勉書誘書箴書規書誨書自警此春秋責備之意也如書周之君臣惟文武周公加以聖之一字餘皆不與焉如書賢者書君子書忠臣書孝子書仁人書善人書小人書讒賊書播惡書荒淫書大亂書大壞之類皆無曲筆宜為聖人之所取也大抵春秋雖嚴而其辭深而婉詩序雖通而其辭直以著如春秋

止書狄入衛不言滅也詩序則曰衛為狄所滅春秋止書城楚丘不言封也詩序則曰齊桓公救而封之春秋不書曲沃伯為晉侯詩序則曰美武公始并晉國春秋不書魯僖公脩泮宮詩序則曰頌僖公能脩泮宮蓋春秋不與夷狄之滅國不許諸侯之專封以武公納寶賂而兼宗國雖請王命實以非義而要君以僖公因其舊而脩學校雖為美事亦為國者所當然是以不書於經詩序則並記其實聖人以春秋之嚴而立一王之法以詩之通而不忘人之善道並行而不相悖其斯之謂歟沈重謂鄭氏譜詩之意以大序為子夏作以小序為

卜商意有未盡毛公足成之蓋其說以關雎一序
 為大序餘皆為小序既已考之不審矣梁昭明遂
 信之取關雎一序編之文選題以卜子夏後漢書
 乃曰衛宏從謝曼卿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
 旨隋經籍志亦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
 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色所謂相承即鄭氏譜詩
 之意耳他非有根據今博考經籍惟孔子家語言
 子夏習於詩能通其義未嘗言作序也王肅注家
 語乃以為今之詩序則所謂子夏者未可信矣子
 夏尚未必為詩序則謂毛衛潤色者何足信也孰
 若求諸夫子之言以為信論語曰周有大賚善人

是富此夫子記周家之政也而與賚之序同緇衣
 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
 歸壹記禮者稱子曰以實之蓋以為夫子之言也
 而與都人士之序同孔叢子記夫子之讀詩曰於
 周南召南見周道所以盛也於柏舟見匹夫執志
 之不可易也於淇澳見學之可為君子也於考槃
 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也
 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於雞鳴見君子之不忘
 其敬也於伐檀見賢者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
 唐儉德之大也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於七
 月見豳公所以造周也於東山見周公先公而後

私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為聖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於楚茨見孝子之思祭也於裳裳者華見賢者世保其祿也於采芣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其言皆與今序同其義又左氏傳載高克帥師與清人之序同國語載正考甫得商頌與那之序同至如大序言情動於中與治世亂世亡國之音同於樂記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同於周官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同於金縢由是言之使詩序作於夫子之前則是

為聖人之所錄作於夫子之後則是取諸夫子之遺言也庸可廢耶復有二說可明詩序其來也遠假樂之序曰嘉成王也經文初無嘉之一字而子思中庸左氏傳皆以假樂為嘉樂豈嘗見今之詩序耶六月之序由庚之後繼以南有嘉魚崇丘之後繼以南山有臺皆古詩之次第也今亡詩之篇次乃合由庚崇丘由儀為一此秦火之後經生為之也使六月之序果作於毛衛之徒則二人者皆生於秦火之後當如亡詩之次第矣且其詩既亡其次既亂毛衛之徒何由知古詩之次第為六月之序哉學者捨經籍明據而不知信乃欲以無根

相承之說為六經之疵亦惑矣

毛氏

大毛公不顯其名
小毛公名其長

昔河間獻王德脩學好古事惟其實理求其是獨立詩毛氏春秋左氏博士其去取諸家可謂審矣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惟獻王所得皆古文先秦舊書其獨立毛氏豈於古文舊書有合故耶不然漢初傳詩者止魯韓齊三家毛最晚出何為毛傳既行三氏俱廢昔之學者蓋亦不輕於取舍非有所見安肯遽去彼而就此也況經籍成於聖人之手故經學必出於聖門為得其宗否則為異說何以明之孝經十八章子思中庸

孟子七篇左氏春秋傳與夫大學緇衣等篇皆孔門之傳授也今觀數書所取詩之斷章往往與毛氏訓解相應至荀卿子劉向說苑新序列女傳引詩之言與毛義絕異蓋魯詩出於浮丘伯乃荀卿門人楚元王交亦學浮丘之詩向乃元王之孫則荀卿劉向乃魯詩之源流也齊詩世不傳韓詩外傳亦與毛氏不合由是言之則先儒謂毛氏詩出於子夏淵源有自得聖人之宗旨斷可識矣文中子一書或賦詩見志或論詩要義皆與毛氏相表裏若通者亦孔氏之徒歟

